

卷之三

重纂蔡中郎集題辭



中郎入世徃，受知翻為酬知

所誤蓋才太高心太執故禍

亦太酷也彼夫見甄中主疊備

顧問言出而啟阱于宵人逮萬

死一生見甄賊相頻効匡扶局

安政七

蔡中郎集

捐而受小於君子前後思遇盡
成摧輪亦志士之大痛乎邈彼
災異屢對忠不顧身豈有末路
浮榮甘同統括者觀其自外無
計欲逃不能若濡有愠寸心亦多
苦焉孔北海美孟德如嬰兒在

公卿間絕少推挹至動典刑之
嘆于帝貴則其明安義槩亦既
足亮于英雄人余謂邕之值卓
桂可食而伐邕之值允則蘭當
門而劬也夫乃夙著大儒復推
良史慧心獨悟道風仍披真

是季世希華筮集久多遺失
其傳者又多訛謬因而刪定
讀一遍如吹東亭之笛

昭陽大洞獻之歲朱明月紹和

張夔識于桐樹下



蔡中郎集目錄

卷之一

賦

述行賦

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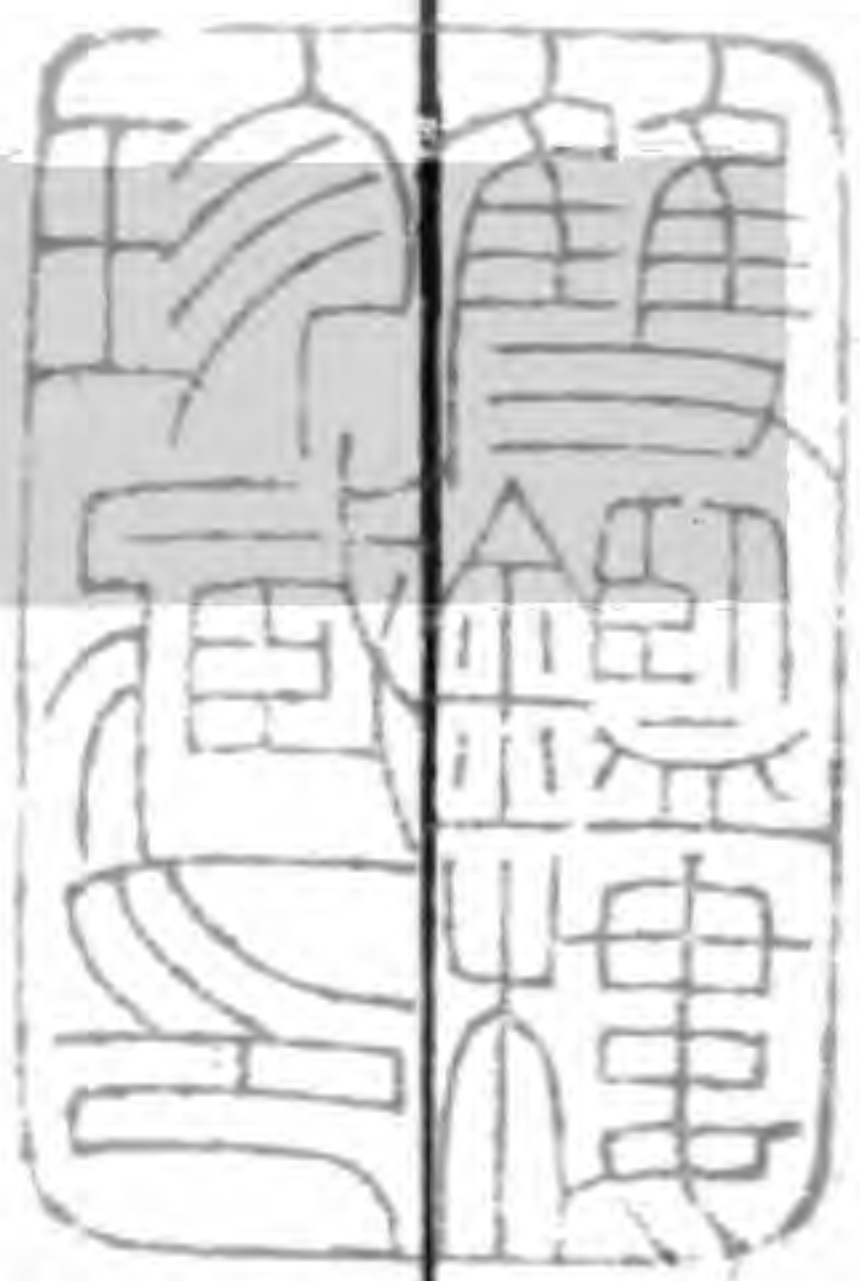
漢津賦

協和婚賦

檢逸賦

協初賦

青衣賦



短人賦 有序

瞽師賦 又

筆賦

琴賦 又 又

彈棊賦 又

團扇賦

胡栗賦

蟬賦

詩

飲馬長城窟行

答對元式詩

答卜元嗣詩

翠鳥

卷之二

疏

陳政要七事疏

幽冀刺史久闕疏

同前

上漢書十志疏

為陳留縣上孝子狀

卷之三

表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

薦皇甫規表

薦太尉董卓表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讓尚書乞在閒冗表

巴郡太守謝表

尚書詰狀自陳表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卷之四

書

與何進薦邊讓書

徙朔方報楊復書

徙朔方報羊月書

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與袁公書

又與人書二首

論

明堂月令論

正交論

銘論

卷之五

議

諫伐鮮卑議

同前

曆數議

宗廟迭毀議

答齋議

和熹皇后謚議

朱公叔謚議

卷之六

對問

答詔問災異八事

設難

釋誨

月令問答

連珠

廣連珠二首

卷之七

頌

東巡頌 有序

南巡頌

胡廣黃瓊頌

京兆樊惠渠頌 有序

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考城縣頌

祖德頌 有序

麟頌

五靈頌

贊

贊太尉陳公贊

焦君贊

琴贊

箴

衣箴

銘

黃鉞銘

東鼎銘

中鼎銘

西鼎銘

朱公叔鼎銘序

胡太傅祠前銘

京兆尹樊德雲銘

樽銘

盤銘

敬枕銘

卷之八

碑

太尉橋公廟碑

太尉橋公碑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太傅胡公碑

胡公碑

太尉汝南李公碑

卷之九

碑

太尉楊公碑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漢太尉楊公碑

文烈侯楊公碑

司空房楨碑

司空袁逢碑

荊州刺史庾侯碑

朱公叔墳前石碑

陳留太守胡公碑

太守胡公碑

卷之九

卷之十 太守府公碑

碑 刻留太守府公碑

陳太丘碑 前石碑

陳太丘廟碑 刻碑

文範先生陳仲弓碑

郭有道林宗碑

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彭城姜伯淮碑

翟先生碑

汝南周巨勝碑

處士園叔則碑

卷之十一

光武濟陽宮碑

王子喬碑

伯夷叔齊碑

九疑山碑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

蔡中郎集目錄

范

瑯琊王傳蔡公碑

玄文先生李子材碑

郡掾吏張玄祠堂碑

袁滂來墓碑

童幼胡根碑

卷之十二

靈表

太傅胡公夫人靈表

司徒袁公夫人靈表

誄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神誥

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哀讚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祝辭

宗廟祝嘏辭

九祝辭

祝社文

祖餞祝文

禊文

吊文

吊屈原文

文

篆勢

隸勢

九惟文

附錄

蔡邕傳

宋范曄

弔蔡邕文

晉陸機

遺事

集評

糾繆

劉鎮南碑

蔡中郎集卷之一

漢陳留蔡邕伯喈著

明閩漳張爨紹和纂

賦

述行賦

有序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
左悺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死于城西人
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
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

蔡山園集 卷一
廷敕陳留郡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
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于京洛兮邁淫雨之經時塗迤邐其蹇
連兮潦汙滯而爲災馬桀蹠而不進兮心鬱悒
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今宜幽情而屬詞久余
宿于大梁兮誚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
忿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盼之不
臣問甯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無聞經圃田而
瞰比境兮晤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歎兮
愠叔氏之啟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滎
陽降虎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
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濤塗之復惡兮隔夫
人以大名登長坂以凌高兮陟葱山之巋峻建
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廻峭峻以降
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岡岑紆以連屬兮谿谷復
其杳冥迫嵯峨以垂邪兮廓巖壑以崢嶸攢棧
樸而雜榛楛兮被浣濯而羅布疊莖蕒與臺茵
兮緣層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

威靈顧大河于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
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
五子之歌聲尋脩軌以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
山風泊以飈涌兮氣燥燥而厲涼雲鬱術而四
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
頽以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曠曠而不陽哀
衰周之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忿子帶之淫逸
兮唁襄王於壇坎悲寵嬖之爲梗兮心惻愴而
懷燥乘舫舟而沂湍流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
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熊耳之泉液兮
總伊瀍與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職貢乎荒
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
容與兮息輦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
朝之爲害玄雲黯以凝結兮集零雨之溱溱路
阻敗而無軌兮塗濘溺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
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
夾墳佇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并日夜
而遙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

牢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闕兮思逶迤以東運
見陽光之顥顥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
駕兮吾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
而並集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
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入窮變巧於臺榭兮
民露處而寢濕清嘉穀于禽獸兮下糠粃而無
粒弘寬裕於便辟兮糾忠諫其駸急懷伊呂而
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
生於積習周道鞠爲茂草兮哀正路之日忽觀
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掌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
兮亦何爲乎此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
思歸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族以自綏亂曰跋
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兮歷觀群
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義
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
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

今言欲言財非以習令

有求令明善來惡當云存令歸歸歸歸歸歸與

落長南辭令求之誓問以可也令其高深及義

悲毀祖曠以明令其末也其末也其末也其末也

思謂爰茲繼而既博令其末也其末也其末也其末也

今亦何為乎出器甘滑門以中令其末也其末也其末也其末也

風外之器夫令醉然掌其多義無以采以國世

漢津賦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

天漢披厚土而載形登源自乎嶓冢引漾澧而

東征納陽谷之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

之羣液兮演西土之陰精過曼山以左迴兮旋

車陽而南縈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

嘉清源之體勢兮澹澶潏以安流鱗甲育其萬

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珠胎于靈蚌兮夜光潛

乎玄洲雜神寶其充盈兮豈魚龜之足收於是

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
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旣乃風飈蕭瑟勃焉
竝興陽侯沛以奔驚洪濤涌而沸騰願乘流以
上下窮滄浪乎三澨覩朝宗之形兆瞰洞庭之
交會東岳嶽則谷之淵也今東岳之淵也
夫回大川之奇奇今
戴聖頌

協和婚賦

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
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實人倫之肇始
考邃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
良允感其胸腴葛覃恐其失時標梅求其庶士
唯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
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旣至婚禮已舉二族崇飾
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祁祁雲聚車服照路驂駢
如舞旣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傳御監鴈行蹉跎

協初賦

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彼
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
其羽衆色燎照眎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朝日
色若蓮葩肌如凝蜜

青衣賦

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于卑微盼倩
淑麗皓齒蛾眉玄髮光潤領如螭螭縱橫接髮
葉如低葵脩長冉冉碩人其頤綺袖丹裳躡蹠
絲靡盤跚蹠蹠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揚朱唇
都冶斌媚卓躒多姿精慧小心趨事如飛中饋
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察其所履
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爲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
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如感昔鄭季平陽是私

故因錫國歷爾邦畿雖得嫵婉舒寫情懷寒雪
繽紛充庭盈階兼裳累鎮展轉倒頽聒昕將曙
鷄鳴相催飭駕趣嚴將舍爾垂矇矓矓思不
可排停停溝側噉噉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
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躡吹予牀帷河上
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
隔於河維思爾念爾怒焉且饑

短人賦

有序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
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
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刃
不恐其餘庭么劣厥僂窶嘔嘔怒語與人相拒
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
患忌難與竝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
誠如所語其詞曰
雄荆雞兮鶩鷺鶉鶉鳩鷓今鶉鷄雌冠戴勝兮

卷中自集 卷一 九
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蝗兮蘆螂且爾
中蛹兮蠶蠕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闈兮梁上
柱敞鑿頭兮斷柯斧鞞鞞鼓兮補履樸脫椎杓
今擣薤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瞽師賦

夫何矇昧之瞽兮心窮忽以瞽伊目冥冥而無
睹兮嗟求煩以愁悲撫長笛以攄憤兮氣轟錚
而橫飛

又

何此聲之悲痛愴然淚以隱惻類離鴟之孤鳴
起嫠婦之哀泣詠新詩之悲歌舒滯積而宣鬱

夫何淵淵之筆賦也
夫何淵淵之筆賦也
夫何淵淵之筆賦也
夫何淵淵之筆賦也
夫何淵淵之筆賦也
夫何淵淵之筆賦也
夫何淵淵之筆賦也
夫何淵淵之筆賦也
夫何淵淵之筆賦也
夫何淵淵之筆賦也

筆賦

筆賦

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慄悍
體遒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
形調搏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
讚宓皇之洪勳叙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
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
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彞倫綜人事於晻昧兮贊
幽冥於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
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

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

琴賦

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
丹華煒煒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
鸞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
爰制雅器協之鐘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爾乃
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角羽曲引興兮
繁絃撫然後哀聲旣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
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於是繁絃旣抑雅
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

蔡中郎集 卷一
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
姬遺歎鷄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絃
歌一低一昂

又

間關九絃出入律呂屈伸低昂十指如雨

又

於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哀人
寒耳以惆悵轅馬蹠足以悲鳴

彈碁賦

榮華灼爍萼不韡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腹
歛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騁然後我製
兵綦夸驚或風颺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
行如留放一弊六功無與儔

又

夫張局陳棋取法武備因嬉戲以隸業託懽娛
以講事設茲矢石其夷如破采若錦績平若停
水肌理光澤滑不可屢乘色行巧據險用智

團扇賦

裁帛制扇陳象應矩輕徹妙好其輜如羽動角
揚徵清風逐暑春夏用事秋冬潛處

胡栗賦

人有折蔡氏祠前栗者故作斯賦

樹遐方之嘉木兮于靈宇之前庭通二門以征
行兮夾堦除而列生彌霜雪而不彫兮當春夏
而滋榮因本心以誕節兮凝育蘖之綠英形猗
猗以豔茂兮似翠玉之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兮
將蕃熾以悠長適禍賊之災人兮嗟天折以摧
傷

蟬賦

白露淒其夜降秋風肅以晨興聲嘶嗌以沮敗
體枯燥以冰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類乎太陰
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詩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
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
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
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
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
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願求燕音報之隸矣
中余答對元式詩

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
 羣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
 穆如清風亦只素書身龍鶴素書書中竟可成
 賦答卜元嗣詩於茲六來豈非雙鴨魚和童
 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
 酬答賦誦以歸於茲六來豈非雙鴨魚和童

青青翠鳥

庭陬一作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

翼脩形容回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幸脫虞人
 機得親君子庭馴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齡

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踈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徃孝敬養老辟雖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汗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

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
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
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
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
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
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
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
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
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
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
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脩舊事
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
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
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
之誅遂使群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
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

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
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
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
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
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
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
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
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
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
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
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
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
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
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
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
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

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鬲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噐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倣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臣

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思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掩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洶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幽冀刺史久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為名職以郎為貴智淺謀陋無所獻替夙夜寤嘆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奕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辨於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

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
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
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
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惟問其故
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
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
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
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
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爲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以
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
坐設三五自生留闕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
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
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
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爲冀州
刺史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
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五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
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
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

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
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
蠢將爲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
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
互以差厥中臣悽悽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
省

同前

按後漢書所載與舊集不同
豈范蔚宗刪潤耶并錄于後

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
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
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
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
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
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
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闕
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

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
循三五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
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敞而不顧爭臣之義
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
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噐用可換者
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
邕被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
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
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
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
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
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
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

刀鋸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
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
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
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
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轂門復聽續鞠詔書
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
爲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
由上達旣到徒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
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
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
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有紀
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
其門戶畧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
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
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
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
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
田注考校連年徃徃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

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
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
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
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
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
達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
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
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
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
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
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
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
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群書所宜
摭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摭分別首目并書章左
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以
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
恐謬誤觸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
奏叅以璽書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

等辭驗皆合臣卽召來見未年十四歲顏色瘦
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爲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
所臣爲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
田作爲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發於自然非耳
目聞見所做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
恐不能及伏唯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
躬秉萬幾建用皇極神紀騁於無方淑暢洽於
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
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
甚臣聞魯侯能孝命於夷官張仲孝友侯在左
右周宣之興實始于此且烏以反哺託體太陽
羔以跪乳爲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寵况未
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隱瘁而德
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
朝謹陳狀臣邕頓首

蔡中郎集卷之三

漢陳留蔡邕伯喈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表

上始加元服與群臣上壽表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
碩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
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叅美
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以章天休

臣妾萬國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
不勝踊躍鳧藻謹奉生頭酒九鍾稽首再拜上
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
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其寧惟永詩曰顛顛昂昂如珪如璋令
聞不忘萬壽無疆

薦皇甫規表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文以濟濟爲寧區區
之楚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
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
也昔孝文愠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
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况在於當時謙
虛爲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
明經術道爲儒宗脩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
義皦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

帝嘉之群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櫻討卽起家
拜爲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孱弱青兗之郊
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
前勲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盛行演化凶悍
使爲慤愿愛財省糴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
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
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靡之美臣以
頑愚忝污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
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殊死唯陛下留神省

察臣邕頓首頓首

薦太尉董卓表

臣某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以興漢有昌
邑之難而中宗以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以
靖亂整殘丕誕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
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伯山甫列于大雅蕭曹
丙魏載于史籍國遭奸臣孽妾制弄主權累葉
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沸浸以不振威移羣下
福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慎侯
何進盡忠出身圖議盪滌以清季朝羣凶遘難

兵起亂作元舅上卿先寇受害禍至執辱社稷
傾危太尉鄱侯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
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列表奸猾羣慝情狀辭
意激切感物悟靈精兵虎臣承持卓勢奮擊醜
類漏刻之間靡有孑遺卓聞乘輿已趨河津身
率輕騎長驅邛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
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
得萬國賴祉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幸
臣一人之封戶至萬數今者受爵十有一人總
合戶數千不當一封今月七日卓又上書辭疾
讓位乞就國土上違聖主嘉寵之至下垂羣生
瞻仰之望非所以褒功賞勲也惟陛下益隆委
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
勝大願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
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臣
稽首受詔恆營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
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
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
野蒙恩徙還退伏猷畝復階朝謁進察憲臺遂
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
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

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闔羣臣之中特見褒
異訖無鷄犬鳴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誠
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
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十四
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絕除
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
慙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
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怵惕詣闕拜章上
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
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
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
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
旨退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
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彌
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其
天下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以未
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
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

將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
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
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
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
輕葭莩功薄蟬翼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
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
德政御臣之長策臣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
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鼯
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

不勝大願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臣忝自叅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殿邦佐
君之才憂心灼烜耳目昏冒忪蒙蔽罔累息屏
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
如昔之范正不亡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
雖小醜不足勗勵以躡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
觀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綬並在鞶帶至德
元功噐量弘大猶且踧踖無心寧止况臣螻蟻
無功德而散怠茸闕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邯鄲

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爲異美夫
人君無弄戲之言憲法有誣罔之劾臣不敢違
戾飭虛以距上旨疑確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
詣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惟留省

讓尚書乞在閒冗表

臣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中興龍飛踐
祚奸臣孽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流埋沒太
尉郤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
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飾文舉
遂用臣邕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
顯著非臣愚蔽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糜軀
所能補報臣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聞世宗之
時田千秋有神明感動一言以悟聖聽昭發上

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邕草萊小臣思謀愚淺生
非千秋職不狎練加以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攝
省文書其猶面牆陛下統繼大業委政冢宰大
傳隗以舊典入錄機密事尚書今日殫先輩舊
齒德更上公僕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尹某尚
書張熹已歷九列侍中魯旭牧守宣藩剖符數
郡唯臣官位微賤特單輕匹此六臣臣當自知
况於論者將謂臣何是以夙夜寤歎寐息屏營
無顏以居無心以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
他署抱關執鑰以守漏刻則臣之心厭飫足矣
降榮於悴退顯於進臣不勝區區疑戒不敢蕭
飾超自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
府舉臣任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
驚惶失守非臣敢安怔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邕

尚德更上公僕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尹某尚
書張惠巴歷九列侍中魯旭牧守宣藩副符數
請唯臣官位微賤特蒙此六臣臣當自思
判榮於外豈敢不親圖圖錄亦不類
此署或開時餘以字無誤也

巴郡太守謝表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連值盛
時超自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
府舉臣任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
驚惶失守非臣敢安怔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邕
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
丑一章自聞乞在閒冗抱關執籥不意錄符銀
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遷爲衆所恠不
合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

以愚闇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
闈登踏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
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
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唾壺彈棋
石枰蓮香瓠子黎錫汁噐圍廬諸物誠念及下
錫惠周至每敕勿謝前後重疊雖父母之於子
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答稱萬一不意卒
遷荷受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慘結屏營蹶
踏受拜命服銀青光寵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
裔誠非所望且巴士長遠江山脩隔頃來未悉
輯睦劉焉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以頑蒙不閑
職政宣暢聖化道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
必以忝辱煩污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
肋絕骨破以命繼之臣邕頓首死罪

獨宛奇不及步班

園登踏丹墀

尚書詰狀自陳表
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
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臣以大鴻臚劉郃前爲
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
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
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忝
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按實
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皆非結恨之本
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

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郤叅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戇惟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患譏切公卿內及寵近區區欲答上問救惟異爲陛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恠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輒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群臣杜口以臣爲戒誰敢復爲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禍患自臣職耳臣對問時質爲下邳相不聞臣謀今日橫見逮

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內坑陷以
快言事厭副其心誠寃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
不忍此思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爲箠楚所
迫趣飲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
陳乞身當辜戮免質并坐臣死之日則生之年
也唯陛下加餐爲百姓自愛臣邕死罪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內太守
王臣等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
奉賀錄故羽林郎將李叅遷城門校尉而署名
羽林左監右衛尉杜衍在朝堂而稱不在錄咎
在臣不詳省按使叅以亡爲存衍以存爲亡錯
奏謬錄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刑書懲
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以
一月俸贖罪臣邕怔營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

自投處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馬之誤
簡忽校讎不謹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
入骨不勝忪蒙流汗臣邕頓首死罪

蔡中郎集卷之四

漢陳留蔡邕伯喈著

明閩漳張爨紹和纂

書

與何進薦邊讓書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
膺秉國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
策廟勝先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充豫以
清冀荆用次雲消席卷克厭衆心王室已寧萬

國兆民莫不賴祉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
髮舊德並爲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舉雖振鷺
之集西廡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
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纂成伐柯不
遠之則齟齬夙孤不墜家訓始任學問便就大
業閒不游嬉初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
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遂其意詩書易禮先
通大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術不綜心通性
達剖纖入冥口辨辭長而節之以禮度安詳審
固守持內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據狐疑之論
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莫
之能奪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
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混是非
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逸不羣階級名位亦
宜超然不以常制爲限長幼爲拘若復輩從此
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璋之高價昭大知之絕明
也傳曰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澹
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噐之於小用

蔡中書集 卷四
固有所不宜也邕誠竊悵悒怪此寶鼎未受犧
牛大羹之和久佐煎熬鬱蔽之間願明將軍回
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所親察之更以屬
缺招延表貢行狀列于正府躋之宗伯納之機
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爲嫌則顏
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苟
能其事古今一也密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
昌邕寢羸匍匐拜寄不敢須通

徙朔方報楊復書

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
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返自甘罪戾不
敢慕此

徙朔方報羊月書

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鹽也

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蟠家貧傭為漆工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誼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

與袁公書

陳文選請於學史增補本朝

亦其中矣

與袁公書

朝夕游談從學宴飲酌麥醴燔乾炙欣欣焉樂在其中矣

又與人書

家祖居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蠶時至入室家也今者一行而犯其兩

又與人書

邕薄祐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陸則對坐食則比豆

論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

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
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
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
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
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
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
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
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
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
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
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郕
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
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
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
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
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

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
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
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
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
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
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
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
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
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
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
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
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
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
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
問于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
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
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

有門闢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闢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冬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昔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

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
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
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
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
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
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
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
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
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
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
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
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
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
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
陰陽九六之變也園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闔
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
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
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
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
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也四
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
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
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
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
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
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蓋
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
其經曰王用享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
穀于上帝顓頊曆衡曰天元正月巳巳朔日立
春日月俱起於泰逮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
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
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
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令
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

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合於大曆唐政其顛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蒸升大則舍易叶羊安豐太平合羊端日之而
即而用之辭而用之耳無遊顛令無遊如祖以
顯也爾愛其羊然愛其顛與用王野與吾人皆
而封用其羊于責非窺其令而請去之也且曰
醉于麻陳舍大顛而飲小顛也自是吾應後關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
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
夫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
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
或彊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
也疾淺薄而懷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
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
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

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
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
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
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
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
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
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人之
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
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
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
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
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
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
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
以文可無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旣通名譽不聞
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
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
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

粢盛也使交可廢則忝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銘論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若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冕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祚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以慎亦所以勸導人主勗于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冶獲寶鼎于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

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
 功者也有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
 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
 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杜回于輔氏銘功
 于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
 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
 也近世以來咸銘之于碑

蔡中郎集卷之五

漢陳留蔡邕伯喈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議

諫伐鮮卑議

熹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育上言鮮卑犯諸
 郡自春三十餘發請徵諸郡兵擊之一冬春
 足以掃滅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
 原行賄王甫求為將詔書遂用為破鮮卑中
 郎將使匈奴中郎將以下與育晏三道並出
 大臣多以為不便召百官議中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

狃威蠻荆漢有衛霍闐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
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
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
匈奴常爲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
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
因者皆社稷之臣求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
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
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
鹽鐵酤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
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
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旣而覺悟乃封
丞相爲富民侯故王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
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
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况無彼時地利人財之
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
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
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
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

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羗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羗也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餼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鄙之患手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曾昔之癩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標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密猶不能絕况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耻呂后甘棄嫚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蹙國內侮之患豈與蟲蠃之虜較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

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
殄盡而本朝必爲之旰食四海必爲之焦枯其
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
勝者必未克挾疑者必未敗衆所謂危聖人不
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
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
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
幸以逆執事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
越王之首猶爲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
狐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
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不
備况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
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
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
郡列縣尚猶棄之况以障塞之外未嘗爲人居
者乎臣愚以爲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
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
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

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
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
神武將師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
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
疆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
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
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
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羗猶十餘年今育晏
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於曩時而虛計
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
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
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疽
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
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別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
矣豈與蟲螳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
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

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
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
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
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
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
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
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
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
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
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
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
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
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
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
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畧保塞之論嚴尤
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
帝之規臣曰可矣

難知借假緣尚斷棄之只朝之也未嘗為男
罪枉里借出武帝祖以祭惡音也夫祖只妹息
東大困無以林觀又當燻其非也發男而日其
廟之祭凶羊斷百不謝只報不難之聖若今關
萬男夫萬男之難與袁蠻之不信可替為大宗

曆數議

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
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
賊相續為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
緯無以庚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
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
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乙
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
得道真以群臣會司徒府議太尉耽等
以邕議劾光晃不敬
正鬼薪法詔勿治罪

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以
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
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

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晁各以
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按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
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晁所據則殷曆元也他
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
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
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
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
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
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
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竄誦亦非四分
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
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
一術家以筭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
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
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
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
起庚子部之二十三歲竟巳酉戊子及丁卯部
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

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識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漢相去四部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曆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

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與構而光晃以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爲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唐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

劉昭曰不有君

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淺妄之徒詔書勿治亦深盍各之致

對齊王之請曰若不改置請之請不用示味
用祖學亦矣孰無蚩蚩請之愆至然文勝是示
不味於秦來戴三易示不常與申次吳國國司
申至今式十二歲而次吳言秦祖用為周之示
且益類皆示之皆端非其聖示其二平八用類

宗廟迭毀議

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
卽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
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
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忠正大臣夏侯
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
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
其議古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
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

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
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溥大海內賴祉廟稱肅
宗北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
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
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衍溢無有方限今聖
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
依家法今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
創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
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
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
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制亦不敢毀元帝於
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則非所宗八月報酬可
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
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
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
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
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
約尚省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

世之所闕爲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戆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答齋議

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

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間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夫齊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有
不宜臣邕敏愚驚死罪

不宜具提

和熹鄧后諡議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諡於是尚書陳忠上言
以爲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
王纖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
伏唯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
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叙昭於
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殤幼冲國祚中絕
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爲災扎荒爲害
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猾夏作寇振驚渤海

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殿叩之聲皇太后參圖考
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間
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爲務是以尚官損
服衣不粲英饗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
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
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離不貢罷
出宮妾免遣宗室没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
奉率舊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
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乖舛

悉史闕文命衆儒考校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
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舉方直顯擢孝
子遵忠孝之紀故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
爲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僞錮之十年追
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
祀爵高蘭諸國胤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
不以爲政政不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
遠暨允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
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徒以百姓爲憂

不以天下爲樂聖誠著於禁闥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于康乂叛虜蜂集賊害邊陲末元之世以爲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卽斃徼外絕國慕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却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寔而不宣允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群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辛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爲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篤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諡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諡高下優劣混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諡法有功安居曰熹帝后諡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諡爲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嶽斷大計受大命小計受小命之謂益去有也
長矣轉因帝親味之以益高下對矣而為一
百又冀世司以無益至外即帝故戮出照之無
東百六之會當無妄之數昔也也斯慶慶不
大計皇司燭赫幾思萬變固之孫五三式之論

朱公叔諡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
議所諡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

昔在聖人之制諡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
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
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國大夫皆用配號
傳于無窮秦以世言溢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
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
焉歷世彌久莫之或脩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

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亶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俱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躓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斃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

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
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槩謂
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噐無衣帛
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
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事
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遽篠
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
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

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
焉惟敏而好學不耻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
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阨以深患苟
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於身危
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
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况乃忠兼三
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
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
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

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
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
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
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公禮
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
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
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
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
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
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日
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
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
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諡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
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
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
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曰其父有文辭也父雖非爵與天子齒則
五者父魯休風父雖益之辭也春徐曰亦父于
湖離周官判山甫山則嘉文對答之辭也宋直
公辭曰昔蘇子頃對筆於矣對斷烈日人辭請
限百味皆爾公之文雖無土而其出景也今日

蔡中郎集卷之六

漢陳留蔡邕伯喈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對問

答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
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
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帷中為
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

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賜南面日磧華鬯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筆硯爲對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聖問情衷變易怔營怖悸謹列狀上臣鬯頓首頓首

詔問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温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鬯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稱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讖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奮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占不虛言意者陛下關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

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賢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嚴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恠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

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旣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卽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况今將狂狡之人爲王氏

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天子驚羣陰太陰羣下並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爲恠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卽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

未央宮輅軫中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卽位將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况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

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卽爲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娶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詔問卽祚以來災眚屢見頃歲月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食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脩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爲羸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

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
爲之退舍

詔問蝗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
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
則誅深而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
清仁黜貪虐介損求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
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
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爲平城
門正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也
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
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
崩潛潭巴曰出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易傳曰
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圯小人在顯位者
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諸侯強凌主
之漸率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
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羞神則
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又特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
皆各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
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
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
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
音懇誠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
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
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
各應皆亡國之恠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赤帝
之精輔或未衰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
覺則危可爲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
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
年無有日蝕此人爲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
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紛降日
前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
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
所致也卽祚以來宮中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
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

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求樂門史霍王
依阻城社大爲奸禍盜寵竊權藏晦惑之罪事
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
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
將爲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深惟趙霍以
爲至戒論者疑太尉張顥爲玉所進暗昧已成
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
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偉璋所在尤貪
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旣不盡
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
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
水校尉趙瑗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
優當以見災之故爲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
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
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
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悃悞剛正並宜爲
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
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

大引在六逆陞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
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
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
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
高選但當察其真僞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
不慎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
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
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
躍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旣自約
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
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
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
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
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
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有辭言之如不有夫良之顯曰安如誠也問顯
 烈然忘良如顯忘諸手書具提夫吾曰不密上
 公之顯前對表主之如不四不察也曰豈愚顯
 財天豈德漸民輒顯猶火高不以此常顯不益羣
 顯以良率人立古或曰亦宜然也餘外入自味

設論

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
 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
 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
 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
 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
 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
 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

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
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燹倫掃六合之穢
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
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
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
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
亦囿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
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
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
子所謂親曖昧之利而忘昭晷之害專必成之
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
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
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
亦自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
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
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
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垂詭以合時宜或畫
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

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
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
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
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欲
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
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歠抱璞遽瑗保生齊人歸
樂孔子斯征雍渠驂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
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
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
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
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
隆隱天之高拆組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
泆泆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
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
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紼鴻漸盈階振
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壁不爲
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
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

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簞笠並載擐甲揚鋒
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
綽有餘裕夫世臣閑子誓御之族天降其祐主
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
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
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
器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
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
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
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聞
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脩路慕騏驥
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
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
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
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躅而踏之怨豈在
明惠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
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由所
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

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燬燔何
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
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
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
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
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
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
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
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
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
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闔闔乘天衢
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
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
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祗見其愚不我知
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
毀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
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
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

衡輶倕氏與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
享土於善圉狼臲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
角飲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
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
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
仰首降階怛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
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
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
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爲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爲月
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
之又畧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
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
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
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內有獫狁敵衝之釁外有
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
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

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
示後同于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
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爲本敦辭托說審求曆
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
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註參互羣書至及國家
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
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
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
賸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
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
傳月令爲無說乎曰夫根抵植則枝葉必相從
也月令與周官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
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
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造
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旣用古文於曆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
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

於世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踈濶廢弛故不用也

問者曰旣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禘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禘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

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閤今日門
闈何也曰闈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
中之門曰闈闈尹之職也閤里門非闈尹所主
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日六騶何也曰本官
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
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馬
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爲非其時詩
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
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裁築卽營室也
昏正者昏中也裁築者裁木而始築也今文在
前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
記說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
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
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皆使不於其

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卽分爲三

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卽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絕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

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日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

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連珠

廣連珠

臣聞日暵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嗥家人小妖也猶忌慎動作封鎮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橫起則人主恒恐懼而修政道爲知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辨爲知者通

春賦

靈鷲咲春蕊
黑鷲瀾春身
寶鷲聖家
用辨鷲咲

漱示異災變
淋吐爾人
主司忍斷
而參如

秋也醉忘
對博并桂
驗書符以
列其斷
長姑天

鴻聖相

聖相

嘉永三庚



卷之二